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十二回 柴君貴窮途乞市 郭彥威剖志興王

詞曰：晚雲凝，晚雲橫，煙草茫茫雲樹平。杜鵑聲，不堪聽，別淚暗傾，良宵空月明。  
冰蠶絲斷琅玕，湘妃竹死青冥裂。短長亭，幾千程，歸計未成，愁隨江水生。

右錄劉伯溫《旅懷》調《梅花引》

話說曇雲長老與同趙匡胤將桃花山賊人盡都剿絕，回至寺中，對坐談心。忽見僧人進來報道：「外有一群鄉人，要見長老。」長老便與匡胤一齊來至大殿，與眾人相見。原來是桃花山的幾年高有德的百姓，見賊人都已死散殆盡，便將播臺上匡胤遺下的行李鸞帶衣服等件，把來送至寺中。當時見了長老匡胤，各各致謝道：「多承公子與長老盛德，除了地方大害，重見清平，小的們特來拜謝，並送行李衣服在此。」長老大喜道：「感蒙眾位施主費心，請坐獻茶。」因說道：「這位公子，乃東京趙老爺的公子，名匡胤，與貧僧有通家之誼，為人專打不平，剪除強暴。如今桃花山的賊人既滅，擲下這許多牲口在此寺中。但此地並非養馬之所，煩列位施主帶回村莊，如有缺少耕牛之家，發他一頭兩匹，免得鄉人勞苦，乃是眾位施主作善之地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說道：「長老既有慈悲之念，我等自當效力。」長老大喜，分付僧人把馬匹盡都趕到桃花山去，祇留下赤兔龍駒馬趙公子騎坐。眾僧奉命，隨著眾人，將馬匹趕往桃花山去了。正是：

不顧肥身保後計，常思利物濟人心。

匡胤在寺中又過了一宿，次日清晨，來別長老，就要動身。長老留定盤桓，又遇天色陰雨，路上難行，祇得住下。終日與長老談兵說法，論戰言攻，彼此互參深機，追求妙理。因思螫龍兩字取得不妥，若龍遇了螫，難以興旺，與長老商議，將山門匾額，改作興龍兩字。自此，住在寺中。按下不提。

卻說柴榮在招商店，自鄭恩去後，病又復發，十分沉重，又兼無人服侍，湯藥不周，因此臥床日久，奄奄一息，看看病有三月之外。柴榮命中該有百日之災，那一日合當難星過度，災去安來，適遇天時頓變，大雨傾盆，一聲霹靂，把柴榮唬出一身臭汗。雖然七竅通快，內熱消除，到底久病之人，身體軟怯，怎經得大汗一出，元氣不敷，竟昏昏沉沉的睡在被裏，就如死人般一動也不動。那店主人在外看見這大雷大雨，恐怕客房中漏濕，進來逐房照看。看到柴榮房內，祇見炕頭上點點滴滴的兩漏下來，叫聲：「柴客人醒來，你的舖蓋兒多漏濕了。」連叫數聲，不見答應。走至跟前，用手推了兩推，絕無動靜，祇得揭開被來一看。不看猶可，看了祇唬得三魂失去，七魄無存，祇見那柴榮仰面朝天，寂然不動，真似三分氣斷，一旦無常。那店主慌了，祇叫聲：「苦也，柴客人，你坑殺我也！自你到店以來，病倒了三個月日，房錢並不與你算討，那黑臉賊又私自逃去了。你病在此，叫我當災，來往的客人怕染惡病，多不上門，連鬼也沒有影兒，害得我家中諸物當盡。還指望你病好離門，等我燒陌紙錢，送出了瘟神窮鬼，重整店門。誰知你一病命絕，叫我那裏製辦得棺木起？」

店主正在自言自語，無法支持，祇見柴榮翻轉身來，唬得往後亂退，滿口叫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柴榮聽了，漸漸開眼，見了店主，叫聲：「老店家為何這等大驚小怪，祇往後退？」店主聽了柴榮聲喚，又道好像不曾死的，把眼揉了兩揉，說道：「柴客人，你當真是人是鬼？老實說了，免得我驚怕。」柴榮道：「我乃是人，你怎說是鬼？我方纔出了些冷汗，病體大略有些好了，你休得這等驚恐。」店主聽了這些說話，諒來未死，纔得放心，叫道：「柴祖宗，寧可好了罷，休要唬死了我。你要想甚麼湯水吃，待我整治取來。」柴榮道：「承老店主美意，別的不想吃，祇把米湯兒賜半碗。」店主出去，即忙端整一碗，與柴榮飲了，服侍安睡。此時天雨已住，店主出去料理店務。到了次日清晨，店主記著柴榮病體，走進裏邊，問長問短。那柴榮漸漸想起飲食來吃。店主經心用意，遞飯送粥，隨時伏侍。

經過了五六日，病體好了一半，看看的硬掙起來。強坐無聊，以口問心，暗想往事，道：「我家祖傳的推車販傘，祇因父在潼關漏稅，被高小鷄拿住，亂箭射死。我欲報讎，怎奈官民不敵，貴賤難爭，祇好含忍飲恨而已。今又流落在外，小本經營。又虧趙公子眾友義氣相投，結為手足。豈知木鈴關外，又與二弟相離。祇剩下愚魯鄭恩，指望相為裨益，誰道將我資本食盡，棄我而逃。以此氣成大病，纏了百日，纔得輕安。欠下房錢，毫無抵還。如今病雖好了，祇是腰下無錢，三餐茶飯，從何而至？可憐舉目無親，形影相弔。再住幾日，店家打發出門，叫我何處棲身，誰將倚靠？作何事業，以給終身？」左思右想，忽然憶著道：「我有一個嫡親姑母，現在禪州。聞得姑丈做了挂印總兵，執專閩外，甚是威雄。何不投奔那裏，安身立命？但是欠下房錢，店主怎肯放我起身？就使肯放之時，無奈盤費也無，如何去得？」

正在兩難之際，祇見店主走將進來，叫一聲：「柴客人，你今日的容顏，比昨日又好了許多，身子也漸漸輕強起來，應該出外經營，方好度日。」柴榮聽了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店主，小弟為此，正在思想。所有些須資本連貨俱被那黑賊用盡，又已逃亡他方，因此我氣成此病。幸今災退，又蒙老店主大行陰德，念我孤客，調養餘生。欲待經營，又無資本。惟有一處可以去得，乃是一個姑娘嫁在禪州，意欲投奔於他。又無盤費，更兼欠下老店主許多房錢，一時難以起身。因而無策可從，在此思想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那店主聽了此言，心下打算：「巴不得送出瘟神，眼前討個乾淨，就是捨了這三個月的房錢，譬如前日死了，也免不得買口棺木與他殮殮，還落下個野鬼在家，終日擔驚受怕。」就滿口答應道：「柴客人，禪州既有令親，急須前去投奔纔是。就是欠下的店帳房錢，也是小事，待你日後得了好處，再來還我不遲。若是沒有盤費，也還容易，待我出去，對那舊日買傘的各舖店家，央他資助一二，他念昔日主顧，難道不肯不成？有了此項，便可起身了。」柴榮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老店主所言極妙，祇是又勞尊步，事屬不當。」說罷，遂同店主出去，大凡交易過的舖家，店主善言相告，彼處各無吝色，一口應承，也有助一錢的，也有助五分的，共十餘家，隨多湊少，約有九錢餘銀，拿回店來。柴榮方纔心定，打點起身。那店主把行李收拾起來，款款的在旁催促，禪州本有一千餘里，祇說八百里路途，巴不得早早出行，纔得了帳。柴榮叫聲：「老店主，小弟在此，多蒙厚情。此去略有好日，補報大德。」說罷，別了店家，離了泌州，望禪州大路而行。

此時正當早寒時候，一路上，但見：

浮陽減青暉，寒禽叫悲壑。

晉時夏侯湛曾有一謠，單道寒時行路之苦云：

惟立冬之初夜，天慘慄以降寒。

霜皚皚以被庭，冰塘瀕於井乾。

草槭槭以疏葉，木蕭蕭以零殘。

松隕葉於翠條，竹摧柯於綠竿。

柴榮在路行程，將有十日之外，把九錢餘的銀子用得罄盡，無計可施，祇得又把行李變賣了幾錢銀子，苦苦費用。又行了幾日，不見到來，心內悶惱，遂問土人道：「此處可是往禪州的去路麼？」土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又道：「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土人道：「早哩，還有七百里程途，方是禪州界上。」柴榮聽了，頓口無言，心中思想：「路程尚有大半，盤纏用盡無餘，如何行得到彼？」身上又是單薄，腹中更且空虛，飢寒兼受，困苦難言。沒奈何，祇得沿門求乞，遇著村市店房，不惜體面的上前乞食，可憐把那剩飯殘羹，當作美味時食。正是：

鴻運未通，暫為乞食。

昔年子胥，匍匐沿門。

在路之間，約又十數日，方到禪州，纔把憂悶之心放下一半。細細打聽，果然是姑丈郭威做了此處元帥，聞了此信，十分歡喜。邁步進城，到十字街上，逢人就問的來至帥府轅門。早見那兩邊巡捕官員，巡風軍卒，一個個身強體大，面目凶橫，見了柴榮身上襤褸，一齊高聲喝道：「你這乞丐的死囚！這裏是甚麼去處，你敢探頭探腦，大膽胡行！想你有些不耐煩，要討幾記棒吃麼。」柴榮見勢頭不好，怎敢分說，祇得諾諾而退，半晌做聲不得，心下想道：「我千鄉萬水，討飯尋茶，來到此處，豈是容易。實指望投奔姑娘，得見一面，倘肯相留，便好立業。誰知帥府規模，這等威恐。他既不肯放我進去，且往衙門後面去看，若有後路，便好進府。」

想定主意，順著右邊而走。不多時，忽見有座後門，緊緊閉著，兩邊也有四個小軍把守巡邏。柴榮看了，心中害怕。正在無措，忽聽得裏邊有人高叫：「開門。」那軍校忙把門兒開了。祇見裏邊走出兩個丫鬟來，叫道：「軍校，我奉太太之命，有三兩銀子在此，叫你送到萬佛觀中，交與當家的老師太，明日初一，要在佛前供養，頂禮寶懺的。快去快來，立等回話。」兩個軍校接了銀子，如飛的去了，剩下兩個軍校在此守門。柴榮道：「我既到此，趁他有人出來，何不上前問他一聲？雖著他一頓打，也強如餓死在此。」立定主意，連忙緊步走上前，叫一聲：「姑娘，煩你通報一聲，有個柴榮，在此探望。」軍校聽了，那肯容情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囚徒，這裏是甚麼所在，你敢大膽前來求乞！」舉起了棍兒，就要打來，唬得柴榮無處躲閃。那裏面的丫鬟連忙喝道：「你等休便動手，且問他一個明白，然後定奪。」軍校聽了住手。那丫鬟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人氏？從何處而來？到此來尋何人？你須細細直說，我便與你做主。」柴榮便說道：「我姓柴，名榮，表字君貴，祖貫徽州人氏。一向推車販傘，流落他鄉，不幸本錢消折，無計營生，因此不辭千里，特來投奔姑娘。萬望通報一聲。」那丫鬟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柴大官人，我太太常常思想，不能見面。今日天遣相逢，來得湊巧。你且在此權等一回，我與你通報。」說罷，轉身進去。那兩個軍校見他是元帥的內姪，雖然身上不堪，那裏還敢攔阻。

不多時，祇見起先的兩個丫鬟走將出來，笑容可掬，叫道：「柴大官人，太太傳你進去相見。」柴榮聽了，滿心歡喜，跟了丫鬟，轉彎抹角，來到後堂。丫頭上前稟道：「柴大官人到了。」夫人聽說，往下一看，見其衣衫襤褸，垢面蓬頭，肌瘦背聳，好似養濟院內丐者一般。細看形容，依稀卻還認得。便問道：「你果然是我的姪兒麼？」柴榮道：「姪兒焉敢冒認？」夫人道：「你果是我的姪兒，可不苦殺我也！你父親今在那裏？做甚生涯？為甚你孤身到此，這般形容？可細細說與我知道。」柴榮雙膝跪下，兩淚交流，叫聲：「姑母大人，一言難盡。自從姑母分別以來，至今一十二年，父親在外販傘營生，權為糊口。祇因在潼關漏了稅，被高總兵捉住，亂箭射死，言之痛心！致使姪兒一身孤苦，斃子無依，不得已，仍將父業經營，流落江湖，已經八載，歷盡了萬苦千辛。不幸在泌州得病，延了三月，因而盤纏費盡，資本一空，無所聊生，特到姑母這裏，尋些事業。又打聽得姑爹做了此處總兵，帥府威嚴，不敢擅入，因此祇從後門遇著了這位姐姐，蒙他引見，真乃天假之緣，不勝欣幸！」那夫人聽了此言，不覺下淚，說道：「自從你姑夫那年接我到此，與你父親分別之後，我幾次差人打聽消息，多說你父親身安家盛，誰知已作異鄉之鬼？待我與你姑爹說知，務必提兵前去與你父親報讎。但你姑爹生性好高，最愛的是秀麗人材，今日欲叫你就去見他，恐你容貌不堪，未免有輕慢之意，如今且未可相見。我後邊有三間佛堂，倒也幽僻，你姑爹從不至此，你可在內安身將養幾月，待等容貌光彩，然後見他。」說罷，就命丫鬟送至佛堂。又分付在內丫鬟及使用人等，不許多言，說與老爺知道。眾人各各依從。

當時柴榮來至佛堂。原來這佛堂平列三間，中間供著觀音大士，乃是金裝成的尺餘法身，莊嚴色相，擺列香几，供設燈燭，兩邊俱是書房，極其潔淨。真是幽閑趣致，塵俗消除。柴榮進內，頓時清爽異常，心懷坦蕩。須臾，小廝送將一盆熱水出來，還有一套新鮮衣服。柴榮就在書房沐浴了身體，梳髮戴巾，換上新衣。隨後送進酒飯，甚是豐盛。又是小廝兩邊服侍，聽從使喚。這回比前便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飧飽和羹味，寢眠錦繡重。

從今鴻運至，平步上穹隆。

自此以後，柴榮在佛堂居住，要湯則湯，要水則水，每日安閑快樂，毫無煩悶憂愁。自古道心廣體胖，不上一月的將養，把那肌膚瘦形容，竟換了一副潤澤光華體貌。

那一日，夫人來到佛堂，見了柴榮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姪兒，你如今可去見得姑丈了。」遂分付小廝去後槽端整一匹齊整的駿馬，又叫內班院子到外邊暗暗的雇了一個跟隨，重新換了一身華麗衣服，從後門出來上馬，僕從跟隨，往別處抄至轅門之前。柴榮策馬揚鞭，高聲叫道：「門上的官兒，快些通報，說有內親柴大官人到了。」那些軍校見了柴榮身披錦繡，跨坐雕鞍，如王孫公子的模樣，口中又稱是內親，也不敢輕覷，也不敢喝罵，他那裏知是個前日到過，曾被罵退的人？正是：

世態惟趨豪富貴，人情祇附掌威權。

當下軍校見了，一個個堆下笑臉，說道：「尊駕既是內親，權請少待，容當通報過了，自然相見。」那巡捕官即忙進了帥府，報與郭威道：「外面有一位公子，口稱內親，要見元帥，專候嚴命。」郭威聽報，即傳命請來相見。巡捕官奉命，連忙奔至轅門道：「柴大官人，我家老爺有請。」

柴榮即時下馬，跟了巡捕官，踱進帥府，至堂上，祇見郭威高高坐起，甚是威嚴。柴榮朝上鞠躬施禮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姑爹大人在上，小姪柴榮不遠千里而來，特叩尊座。」郭威聽言，把雙目往下一看，見柴榮生來福相，楚楚人材，心中大加歡喜，即便欠身離坐，用手攙扶，叫聲：「賢姪，你遠路風霜，休得拘禮。你的姑娘終朝盼望，時刻挂懷，幸喜今日到此，堪稱素願，可隨我後堂見你姑母，以敘骨肉之情。」說罷，攜手而行，來至後堂，拜見夫人。那夫人看見，假意問道：「這是何處來的外客，直引到內堂來，卻是何故？」郭威道：「夫人，這是你骨肉之親，君貴賢姪。你日常想念，今日見面，怎麼不認得了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姪兒柴榮麼？想殺了姑娘也！」說罷，抱頭大哭。柴榮拭淚施禮，就座於旁。茶罷，夫人故意動問家中事體。柴榮把那父親遭戮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夫人心傷悲感，哽咽不止。郭威在旁相勸道：「夫人不必悲傷，待下官事機得便，領兵殺上潼關，拿住此賊，與舅報讎便了。」後來趙匡胤兵上潼關，逼取高行周首級，正為此事而起。這是後話，按下不提。

當下郭威分付備酒，與柴榮接風。至親三人，依禮而坐，傳杯遞盞，歡飲閑談。郭威舉杯在手，調柴榮道：「賢姪，你一向在外，可知近日朝內事情，興廢如何？各處民風可好？」柴榮道：「小姪近來相聞紛紛傳說，新主登基以來，貪色好酒，終日與粉黛嬌娥，百般取樂，輒興土木，不理朝綱。以此民情大不能堪，四方干戈並起，祇怕大漢的天下，難保安享，眼前必生事變，禍亂立至矣。」郭威聽了，把酒杯放下道：「賢姪，想當初劉智遠與我同在東岳總兵麾下，建了許多功績。後來晉祚傾亡，他便自立為君，封我外鎮。老夫心實不忿，常懷襲取之意，怎奈沒有機會，隱忍於心。幸今匹夫喪命，豎子荒淫，務要奪取劉家天下，吾願畢矣。但今半年前，有個相士，名叫苗光義，在此經過，老夫聞他陰陽有準，因而請他相我。他言有一朝天子之分，祇待雀兒得了飽食，方能遂其大志。」柴榮就問道：「這雀兒之言，是何解說？」郭威道：「賢姪卻也未知。老夫左膀天生的一個肉瘤，如雀兒形狀。右膀上也有一個肉瘤，似穀稔一般。因此人人都稱我為郭雀兒。那苗光義說雀兒若能飛上穀稔，方是我興騰發跡之時。老夫思想，左右生成，相離五寸有餘，焉能飛得過去？以此難遂其心，終日坐懷妄想。」柴榮聽了此言，暗自思忖，一時起了許多妙想。有分教——暗動機關，提起興王之志，明承襄贊，助成建業之功。正是：

運至言言成妙解，時來款款見徵符。

畢竟柴榮想甚念頭，當看下回便見。

